



叶绍其 冯发志 编写

# 梢破连环案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# 智破连环案

——清官的故事

叶绍其 编写  
冯发志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成都



封面设计：张修竹

插 图：张文忠

## 智破连环案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4.375 字数 83千

1980年12月第一版 1980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30,000册

书号：R10247·15

定价：0.33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西门豹治邺除害.....  | 1   |
| 包公计斩庞衙内.....  | 12  |
| 陈州粜粮斩贪官.....  | 31  |
| 况青天重判凶杀案..... | 54  |
| 周廉使智破连环案..... | 82  |
| 后记.....       | 133 |

# 西门豹治邺除害

战国初期魏文侯二十五年（公元前四二四年）的一天，在从魏国都城大梁通往邺县的官道上，走着几个骑马的人。走在最前面的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马。他身材魁梧，气宇轩昂，显出一副威严的神情。后面几匹马上的人是随从打扮，也显得十分威武严肃。他们骑在马上，不时环顾四面，只见沿途村落稀疏，行人极少。即使能偶尔遇见几个人，他们想打听这儿的情况，但那些人都用吃惊和恐惧的眼光盯住他们，接着便远远地逃避开去。因此，他们感到非常纳闷，便很少说话。那单调杂沓的马蹄声，在这空旷的田野上就更显得异常的清脆了。这种情形，越是接近邺县县城，越是显得十分突出。

他们从早晨走到太阳落坡时光，一座城池便隐隐约约地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了。一个随从跳下马来，扬着鞭子向前面一指，对着为首那个骑枣红马的人说：“西门大人，你看，前面就是邺县城了，还是让我去通知一下廷掾（yuan辅佐县令的官）、三老（掌管教化的乡官）他们吧！”

这个被叫做西门大人的叫西门豹。他是魏国国君魏文侯手下的一位很得力的大臣。他崇尚法制，重视耕战，是一个了不起的无神论者。他办事干练，政绩显著，深受魏文侯的信任。邺县是魏、赵两国相交的战略要地。由于原来的邺县县令腐败无能，并和当地的“三老”、“廷掾”等反动官吏和奴隶主、贵族、巫祝等勾结在一起，利用漳河水兴风作浪，狼狈为奸，大搞封建迷信，把个邺县搞得民生凋蔽，荒无人烟。因此魏文侯一怒之下，撤了他的职，重新委派西门豹来接替他。西门豹一接到魏文侯的使命，便即日登程。一路上所见情景，便印证了魏文侯所说的是实了。因此，他一边走，一边就在计划如何治理邺县的方案。当他听了那个随从的建议以后，便勒住马，捋着黑胡子说：“你是想让他们来迎接我吗？不要劳民伤财了，我们还是慢慢走好了。”他说完话，又继续策马前进。

再过半顿饭工夫，他们便到了邺县城。

随从们都跳下马来了，跟在西门大人的后面，慢慢向县府衙门走去。邺县城里，也显得同样的萧条。铺面开着的不多，即使开着门，也很少有人在那里出入。不少店掌柜都伏在柜上打瞌睡。街上的行人，见了西门大人一行以后，都感到十分惊恐，仿佛又有什么灾难要临头一般，都东躲西藏，铺面也很快地关闭了，城里立刻变得冷冷清清。只有一些东倒西歪的拄着棍子的老年人，和一些不懂事的小孩子，才靠着墙壁，或者透过门缝，象看稀奇般地盯着这些陌生人。

西门大人一行没有过多地去理睬这些奇怪的老百姓，便

匆匆地进了县衙。见了原县令，西门大人拿出魏王的令箭说：“我叫西门豹，奉了魏王的命令，前来接替你。你调职了。”

那个县令打量了西门豹一眼，又看看他的随从，嘴角翘了翘，脸上流露出一股幸灾乐祸的神情，没说什么。当晚便办了移交手续，次日清晨一早就走了。

西门豹上任以后，他想：邺县既然这么重要，为什么国君却要任用这么一个无能的官吏来治理呢？弄得这里田园荒芜、市井萧条，人丁稀少、炊烟不兴，连老百姓见了我也东躲西藏，十分恐怖。临行前魏王只说这里重要，要一个得力的、精干的人来这里，却没有详细说明这里的情形呀。看来这里的问题还不少呢。为了弄清这里的详细情况，第二天，他便在当地找了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来询问。

这几个老人一听新来的县令西门大人要亲自了解民情，便急急忙忙地跑来见他。西门豹亲热地叫他们坐。他们开始还有些战战兢兢，但看见西门豹和颜悦色的样子，慢慢地也就和平常一样自然了。他们盘脚坐在西门豹的对面，双手搭在膝上，平心静气地和这位新县令说话。

西门豹微微前倾着身子对他们说：

“我来上任时，沿途所见，田园荒芜、民生凋蔽，老百姓为什么这样苦呀？”

西门豹所问的，正是他们所要说的，于是这几个老人便滔滔不绝地对西门豹讲开了。其中一个花白胡子说：

“老百姓是为河伯娶老婆害苦的呀。”

“什么？河伯怎么娶老婆！”西门豹显得十分吃惊的样子，把身子微微往前挪了挪，“你们说得详细点。”

这个花白胡子一见西门大人问得这么认真，也就回答得十分详细了。他说：“是这样的：漳水从沾岭流出，经过沙城向东折，流经我们邺县就叫漳河。河伯就是漳河里的河神。这个河神每年秋天都要娶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做他的老婆。如果挑选了漂亮的女孩子嫁给他，他就保佑你风调雨顺，丰衣足食；如若不然，他就要发怒。一发怒，就要让洪水泛滥，淹死那些不肯把女儿嫁给他的老百姓。”

“这是谁先说的？”西门豹听到这里，拧了拧眉头，问了一句。

花白胡子一听西门大人追问这件事，便气愤地说：“哪个？大巫婆嘛！”

“你们都信她的？”西门豹反问一句。

“谁敢不信？”另一个老人说，“老百姓都怕遭水灾，不得不听呀。她们每年和县里的豪绅、廷掾、三老互相勾结，狼狈为奸，强迫我们交出数百万钱财。其实只用了二、三十万作为河伯娶老婆的费用，其余的全部落进他们的腰包了。”

“你们就甘愿让他们搜刮？竟没有一个敢说话的吗？”西门豹又问。

那个老人缓了口气说：“可是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不过回头一想：巫婆专门替老百姓求神祷告，三老、廷掾平常筹集款额也很辛苦，他们分享分享，大家也没有啥话说啊。老百姓们最气愤的是，每当春耕播种的时节，巫婆就出去寻找漂亮

的女孩子，看见有几分颜色的，就说：‘这个女孩子应当给河伯做妻子。’如果有不愿意的，必须交出很多钱财来赎买，请求巫婆另外寻找好的。但那些出不起钱的穷家小户，就只好把女儿交给她带走了。”

“带到哪儿去呢？”西门豹托住下巴问。

“巫婆们找到女孩子后，就把他们带到在漳河岸上专门替她们修的临时宫殿里。女孩子被带来以后，巫婆们先把宫殿里的帐子、床席重新铺设一番，先叫这女孩子洗了澡，换上新衣，收拾打扮以后，才叫他们进去。巫婆们然后选一个好日子，割来芦苇，编成船，船上再摆着牛肉和白酒，让女孩子也坐在船上，一齐给河伯送去。这个船开始还浮在河上，流了数十里后，便慢慢地沉到水里去了。”

“她们不会逃跑吗？”西门豹不解地问。

“跑，当然是要跑的。”那个老人继续说，“有些人很疼爱自己的女儿，害怕送给河伯做老婆，就悄悄地带着女儿逃跑了。这样一来，这个城里，人一天天就减少了。谁不怕家破人亡呢？”说到这里，他双手一摊，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姿势。

西门豹想了想又问：

“你们这里遭过水灾吗？”

老人们都活跃了。

另一个老人争着答道：

“全靠年年给他娶夫人，才没有惹他生气。不过，大大小小的水灾也是难免的。好在我们县地势还高，离河也远，

即使涨大水，也不会淹成什么样子。不过，要是碰到天旱的话，我们这里也就难免了。”

老人们说到这里，似乎把什么话都完了，便停下来喘口气，静静地等候着西门大人有什么新的更好的主张。

西门豹听到这里，便把身子直起来，不动声色地对他们说：

“既然河伯能显灵，那么，到下次嫁女的时候，希望你们先来告诉我一声，我也给他送个女孩子去，替你们祈求祈求，好吗？”

老人们一听这话，仿佛头上泼了一瓢冷水，身子也象缩短了一半。他们站起来，你看看我，我看你，叹息着，唯唯诺诺地答应着，反勾着手捶了捶自己的背，一步三摇头地走了。他们没料到新来的西门大人也和巫婆们一鼻孔出气，枉自谈了半天，多么扫兴啊！

到了下一年的秋天替河伯娶老婆的时候，西门豹果然和大家一起来到了漳河岸上。重新装饰一新的专为“新娘”们准备的临时宫殿，就修建在河岸上一个宽阔的地方。河风鼓动着宫殿四周的红绸围帐呼呼作响。西门豹就在离这座宫殿不远的彩棚里坐了下来。听说新的县令西门大人也要给河伯送老婆来，所以，今天来看热闹的人比以往都来得多。这些闹闹嚷嚷的人群，有的踮着脚尖，有的伸长脖子，有的拄着拐杖，有的选择一个较高的地势，都朝西门豹这儿望。人山人海，把这个漳河岸挤得水泄不通，热闹极了。给河伯筹办婚事的巫婆、三老、廷掾等官吏、豪绅，当着西门豹的面，也显得格

外忙碌，格外起劲。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“功劳”得到新县令的赏识了。

嫁女的仪式快要开始了。西门豹一看，主婚的老巫婆，高高的颧骨，薄薄的嘴唇，显得一本正经、十分严肃。这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老女人，已有七十来岁了。她的身后跟随着十来个穿红着绿的手捧着手巾、梳篦和香炉之类的漂亮的女弟子。

等看热闹的人都到齐了，西门豹才慢慢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显得非常认真地对巫婆说：

“把新夫人叫出来，看看她长得怎么样。”

原来还道貌岸然的老巫婆，一听西门豹的呼唤，忽然变得受宠若惊了。她立刻摇摇摆摆地从围帐中把女孩子领了出来，送到西门豹面前，请他过目，并希望立刻听到“啧、啧”的赞赏声。

“这个女孩子长得并不怎么样呀。”西门豹一本正经地把这个女孩子打量了一眼，便掉过头来对身边的老巫婆说：“麻烦你替我到河伯府中去报告一声说，需要另外找一个更漂亮的女孩子，过几天再给他送去。”巫婆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已被西门豹手下的两个差役把她举起来，“咕咚”一声，扔到河里去了。

左右看的人都惊呆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西门豹严肃地说：“为什么这么久了，老巫婆还不回来呢？”他又吩咐他的手下人说：“叫她的弟子去催一下吧。”于是，老巫婆的一个弟子又被扔进了河里。



又过了一会儿，还不见河里有什么动静，西门豹又说：“这么久了，为什么弟子也不回来呢？再叫一个人去催一下吧。”西门豹对他手下的人把手一挥，一个女弟子又被扔进了河里。这样，接连扔了三个弟子。看的人感到胆战心惊了，站在前排的都在找空子往后退，生怕灾难临到自己的头上。

西门豹掉过头来，恍然大悟似地说：“原来老巫婆和她的弟子都是些女人，不能把事情说清楚，看来除非三老去一下不行了。”

不等脸色惨白的三老分辩，西门豹手下的人又象举起一段枯木头一样地把他扔到河里去了……

为河伯筹办婚事的一伙人，见到这一情景，无不感到惊恐万状，双脚也嗦嗦地发起抖来。

西门豹却显得十分虔诚，恭恭敬敬地对着翻滚的漳河水站着，仿佛在盼望见到什么似的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回过头来，对廷掾、豪绅们说：“巫婆、三老他们都不回来，怎么办呢？是不是……”

一听这口气，廷掾、豪绅等一伙坏蛋吓得魂不附体，浑身立刻变得象一块肉蛋一样，“咕咚”一声跪在地下，连连向西门豹磕头求饶，额头碰破了皮，鲜血流了一地，脸色象死灰一般。等他们磕够了头，西门豹才慢吞吞地说：“那么，姑且稍等片刻再说。”又过了一刻，西门豹才把手一挥，说道：“廷掾起来，看来河伯把客人留着不放了。你们都暂且各自回去吧。”

廷掾、豪绅一听，简直象在刑场上得到赦令一般，战战

兢兢地爬了起来，连滚带爬地走了。

西门豹见那些家伙走了，才对他身后缩住一团的脸色苍白的女孩子说：“小姑娘，不用怕，你也可以回去了。”

这时一个老太婆踉踉跄跄地走了过来，拉起女孩子，“咚”的一声，一老一少跪在西门豹面前，千恩万谢地说道：“西门大人呀，是你救了我们婆孙一家的命了。你的恩德我们怎么报答呀！”西门豹双手将她们扶了起来，说了些“不必感谢”的话，让她们走了。

看到这里，那几千个看热闹的人才仿佛一下子明白了什么似的，大家把手伸得长长的，欢呼着，不断向西门豹这里簇拥过来。有两个老头子好不容易才挤到西门豹的面前，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说：“西门大人啊，你为我们除了一个大害啊！”

西门豹一看，认得是他刚到邺县时找来了解情况的老人。这两个老人激动得双手打颤，老泪纵横。他们继续说道：

“当初我们还认为你和先前的县令是一丘之貉，专门来整我们这些穷苦老百姓的呢。我们真是有眼无珠啊！哈，哈，西门大人，你真会……”

西门豹接着说：“这就叫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将他们的办法来惩治他们！”说罢，他第一次放声大笑了，他笑得那样自然，那样爽朗。

还有不少人想挤到前面来和西门豹拉手、谈话，但西门豹看看天色不早了，便踮起脚尖，和后面的群众打招呼，“乡亲们、父老们！你们可以回去安心生产了。今后谁要再提给

河伯娶老婆的事，今天那些人的下场，就是他的样子！”

于是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。这欢呼声掩过了咆哮的漳河水，在空中回荡不息。

人们把为“河伯娶妇”的临时宫殿拆毁后，带着兴奋、欢乐、感激的心情走了。

从此以后，邺县的人再也没有一个敢说替河伯娶老婆的事了。就这样，西门豹为邺县人民消除了一大祸害。

人祸虽然消除了，但天灾并没消除，人民的痛苦并没有减少多少。于是，西门豹又根据漳河的流向和邺县的地理形势，征集当地民工开凿了十二条河渠。通过这些河渠，引漳河水来灌溉民田，变害为利。从此，邺县人民再也不愁天灾人祸，生活也就安定下来了。

(根据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附录改编)

# 包公计斩庞衙内

这是北宋仁宗皇帝时代的事情。刚过大年不久，一天早晨，北风卷着雪花，纷纷扬扬，漫天飞舞。在这风雪之中，一个青年女人搀扶着一个面容憔悴的青年男子，一步一挨地走着。那男的名叫郭成，家住蒲州河中府，是赴京赶春试的秀才；女的叫李幼奴，是他的妻子。他们已在路上走了一月有余，眼见快到京城开封，不料郭成染了一场重病，所带钱财几乎耗用一光。眼见考期将近，郭成病情稍好一点，就由妻子搀扶着，艰难地向前赶路。他们好不容易才来到路旁一家酒店前，便决定进去暂避风雪，顺便喝杯热酒暖暖身子。郭成在酒店里避风处拣了个干净桌位坐下来，向店家要了一壶酒，一边慢慢地喝着，一边向妻子低声地谈论着思念家乡，瞻念前程的话，身子也渐渐暖和起来。这时，忽听门外打雷般一声吼：

“王老五，庞爷来了，为啥不来迎接？”

卖酒的王老五闻声，慌忙跑了出去，只听他陪着笑脸说：“小人不知道庞爷来了，该死！庞爷快请里面坐！”说

罢，赶忙转身进店收拾桌凳。他借此机会，悄声对郭成说，来人叫庞衙内，惹他不得，要郭成暂时往里面避一避。郭成夫妇只好依了老五的话，移到里间去了。刚坐定，便隔窗看见外面一窝蜂地拥进一伙人来。为首那人生得矮矮胖胖，一脸横肉，锦帽狐裘，耀武扬威。后面跟着的一伙人，也是横眉吊眼，帽歪衣斜，张牙舞爪。那个矮胖子指手划脚地叫从人拉过两张桌子来拼在一起，摆上自己抬来的酒肉，横七竖八地围坐在一起，一边吃酒猜拳，一边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下流话，把个小酒店闹得乌烟瘴气。

听了店家王老五的话，郭成想：那个矮胖子一定是庞衙内了。这时，一个新的念头在他的头脑中产生了。他便凑过去和妻子商议说：“我们也不用上京去求什么功名了，只消将这件宝物献给这位庞衙内，何愁没有官做呢？”妻子想了想，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，表示怀疑。郭成没有得到支持，便又说：“那么，我们问问店家再说吧？”

郭成叫过店家来，指着隔壁的矮胖子，悄声地问：“五哥，那人就是庞衙内吧？”

老五惊疑了：“客人，你打听他做啥？”

郭成笑了笑：“麻烦你替我说一声：这里一个秀才，有一件宝物要献给他。”

王老五一听，连连摆手说：“客人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你不是本地人，不知道这庞衙内的厉害！你把宝物献给他，无非是想他给你一点什么好处。可是这只恶狼吃了你的肉连骨头也不会吐的，他会给你什么好处！千万不要献呀！”